

# 政治中的隐喻:以特朗普的获胜演说为例<sup>1</sup>

韩涛

DOI: 10.18999/stul.31.79

## 1. 引言

正如 Lakoff 和 Johnson 在其代表作 “*Metaphors We Live By*” 以及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中指出的那样, 隐喻是无处不在的,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使用隐喻 (当然, 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使用是无意识的)。因此说, 隐喻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手段, 它可以帮助我们通过这些相对具体的事物 (或概念) 理解一些较为抽象的事物 (或概念)。现代认知科学发现, 大部分的概念都建立在隐喻的基础之上, 政治领域也不例外 (Lakoff 2004, Grady 2015)。让我们先通过几则实例, 看一看隐喻是如何在政治话语中运用的:

[Egyptians must] abide by their treaty with Israel. That is a red line for us, because not only is Israel's security at stake, but our security is at stake if that unravels. (转自 Grady 2015)

上述文字出自 2012 年 10 月 22 日, 贝拉克·奥巴马在佛罗里达州的林恩大学与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进行第三场辩论时说的一段话。本场辩论的主题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谈及中东问题时, 奥巴马指出, “埃及必须遵守他们和以色列之间达成的 (埃以) 和约。否则, 不仅以色列, 连美国的国家安全也会受到严重威胁”。很明显, 奥巴马将埃以两国之间签署的和约视作了一种 “针织物”。针织物如果一旦开线 (“unravel”),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详见 Grady 2015)。此类事情在日常生活中会频繁发生, 因此, 不必作过多的解释, 听众也很容易明白和接受, 并且印象深刻。换言之,

---

<sup>1</sup>本文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项目名称 “概念隐喻与思维的隐喻性研究” (批准号: 2016JJ001)。

在隐喻的帮助下,像国家安全问题这样复杂而抽象的概念通过隐喻也可以变得近在咫尺、触手可及。这就是隐喻的力量。

由于政治本身极为抽象,无论是让民众更好地理解并接受一个政治家的政治主张,还是让他们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隐喻的作用都不可忽视。因此,政治话语更加离不开隐喻。这就为我们分析政治隐喻提供了先决条件,而要分析政治中的隐喻,首先要解决“隐喻在哪里?”“如何找到这些隐喻?”等问题。隐喻本身位于概念层面上,但往往通过语言(话语)等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以从某位政治家的话语中,找出隐藏在其中的隐喻,通过剖析隐喻,理解和认识其政治主张(信念)。

再来看 Lakoff 在“*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中举的一个例子。2004 年的美国国情咨文中出现了“举手请准”这四个字。这四个字实际上激活了一个框架(frame)。在这个框架里,有人是成年人,有人是未成年人。当未成年人做某事时,通常需要向成年人举手请准。比如,在学校,“你需要向成年人举手请准去上厕所。如果你是老师,你是校长,你是执掌权力的人,你是道德权威,你不需要举手请准。是其他人需要请求你的许可”。此时的美国总统是乔治·沃克·布什,他借助这四个字,“为其他国家作了成人—儿童的隐喻”。因为在“联合国里大多数都是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这意味着它们是隐喻意义上的儿童。”因此,从这里我们能看出小布什实际上采用的是一种严父世界观(详见 Lakoff 2004)。

## 2. 是隐喻帮助了特朗普?

2016 年 11 月 8 日,时隔 8 年美国再次迎来了总统大选的日子。尽管在之前的数次民调中一直处于劣势,但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最终还是成功地击败了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成功当选新一任的美国总统。事后不少媒体立刻刊载文章指出,特朗普之所以能够战胜希拉里,隐喻或多或少地帮助了他。比如,11 月 11 日,即大选结束后的第三天,日本朝日新闻社开设的社交平台 withnews 就刊登了一篇以“トランプに「だまされた」私たち 過激発言は比喻? 和解宣言の意味”为题的署名文章。<sup>2</sup>文中这样写到:

---

<sup>2</sup> “トランプに「だまされた」私たち 過激発言は比喻? 和解宣言の意味”,日文雅虎网,2016 年 11 月 11 日, <http://headlines.yahoo.co.jp/hl?a=20161110-00000002-withnews-int>。

有关非法移民强制遣返的主张也一样。这样做，不仅需要巨额的财政预算，并且也不利于这种以移民为劳动力的经济类型的发展，在人道层面上也存在问题。过去一谈到非法移民问题基本都从这些方面进行批判。

问题是，特朗普的“毒舌”事实上是一种隐喻，或者说是一种策略。

比如，他说“过去在制造业工作的人都怀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但现在随着制造业的没落，这些人的养老金不得被削减”。这样就会唤醒这些昔日的荣光遭到否定的人的一种逆反心理，唤醒这种心理，通过隐喻让他们接受，或者让他们产生负面的情绪，进而向有利于自己的一面进行诱导，这就是特朗普的策略。（作者译）

此外，福布斯日本（Forbes Japan）2016年11月13日用日文转载了一篇美国专栏作家 Carmine Gallo 的题为“トランプの勝因は「比喻力」、忘れられない言葉が人を動かす”的文章。<sup>3</sup>该文将政治和隐喻的关系阐释得淋漓尽致，虽然略长，但我们将其引用如下：

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并于11月9日发表了获胜演说的唐纳德·特朗普，并没有使用在竞选活动中反复重复的那句真言，“抽干污泥”（Drain the Swamp）。虽然作用未必很大，但帮了特朗普的或许就是这个隐喻。

特朗普首次使用该隐喻是10月17日。在这一天的署名文章中，他明确指出“要把堆积在首都华盛顿里的厚厚的污泥全部抽干”。虽然这句话表达的意思和以往的政治家说的“要消除政府贪腐”的意思相同，但由这三个单词（Drain the Swamp）构成的极为简单的词组，却成为了数以百万计的、感觉被现有政治所欺骗、对现存政治生态怀有极大不满的选民们的一个（政治）口号。

此外，特朗普在说到“选举制度中存在舞弊行为”的时候，也会频繁地使用隐喻。比如他向选民高呼“重新夺回国家”、“把锈清理干净”等等。

乔治城大学的语言学家 Jennifer Sclafani 指出：“很多人都觉得特朗普说的话极具吸引力，特朗普正是赢得了这些人的支持。”“在阐述自己主张的时候使用隐喻，让选民们觉得特朗普不是在读事先已经写好了的稿子，而是在和自己进行亲密的对话。而且，事先并没有彩排，这种即兴的说话方式，还可以让选民产生特朗

---

<sup>3</sup> “トランプの勝因は「比喻力」、忘れられない言葉が人を動かす”，日文雅虎网，2016年11月13日，<http://forbesjapan.com/articles/detail/14231>。

普是在用自己的话演讲的印象。这样以来，支持者便会自然而然地对特朗普产生诸如“真真切切的”、“可以信赖的”、“彼此是紧密相连的”这样的评价。”

隐喻总能在政治修辞上发挥重要的作用。作家 James Geary 在其著作中说，隐喻“一旦抓住了我们的心，之后便无法放手。因为我们绝不会忘记那句话。”2016 年的总统选举，我们今后也绝不会忘记。（作者译）

为什么说特朗普说的话极具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源于哪里？特朗普是如何通过隐喻阐述自己政治主张的？或者说隐喻在政治修辞中具体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些正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特朗普的获胜演说就是一个很好的分析素材。

### 3. 特朗普获胜演说中的隐喻

#### 3.1 战争隐喻

I've just received a call from secretary Clinton. She congratulated us. It's about us. On our victory, and I congratulated her and her family on a very, very hard-fought campaign.

campaign 可以指一场运动（比如，a presidential campaign 指总统竞选运动），也可以指一场战役。这里显然是后者，而 hard-fought 用来形容这场战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在这场激烈的角逐中，虽然对手的表现也十分英勇值得称赞，但我们是获胜方(our victory)，我们取得了这场战争的最终胜利。

既然总统大选也是一场战争，那么如同任何一场战争一样，大选结束之后，获胜方也要通过媒体进行获胜演说（victory speech），来宣告战争的结束。或许很多人还记忆犹新，2011 年 12 月 14 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军事基地发表演讲宣布伊拉克战争正式结束时，一连说了四次“欢迎回家”。<sup>4</sup>当然，总统大选和一场战争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区别之一就是总统大选虽然也是为了取得胜利，但获胜方不以痛打对手为目的，而真正的战争通常是需要“宜将剩勇

---

<sup>4</sup> 奥巴马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 高呼“欢迎回家”，新华网，2011 年 12 月 1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2/15/c\\_122425703.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2/15/c_122425703.htm)

最穷寇”的（虽然伊拉克战争已经宣布结束，但美军至今仍在极力打击“基地”组织）。既然你的对手已经宣布了投降（事实上，希拉里·克林顿于11月9日上午进行了败选演说），出于下一步的考虑，你需要尽快地安抚、拉拢你的对手。事实上，你安抚抑或是称赞你的对手，也就间接地凸显了你作为胜利者的姿态。我们也可以将此看作是一种特权，而这一特权仅为胜利者所拥有。

I mean she fought very hard. Hillary has worked very long and very hard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and we owe her a major debt of gratitude for her service to our country.

明白了上述的道理，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特朗普在获胜演说的开头处用了两段文字来盛赞自己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特朗普深知这场战争，敌我双方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现在正是包扎伤口（“bind the wounds”）、抚平创伤的时机。

I mean that very sincerely. Now it is time for America to bind the wounds of division, have to get together, to all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nd independents across this nation.

可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毕竟此前双方还在激烈地厮杀，直到最后一刻还在想方设法给对手致命一击。不要忘了，10月28日，也就是在距总统大选仅剩11天的时候，身为共和党人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宣布重启“邮件门”调查，给了希拉里一个突然袭击<sup>5</sup>。有报道称，希拉里本人也将导致其总统梦破碎的罪魁祸首指向科米<sup>6</sup>。面对大选造成的支离破碎的局面，特朗普的做法十分明确：导入一个新的隐喻，来代替战争隐喻。这个隐喻就是家庭隐喻。

### 3.2 家庭隐喻

战争也好，战役也罢，一定有己方和对方（或我方和敌方）之分。每个人都非敌即

<sup>5</sup> “邮件门”重启调查，希拉里优势锐减，新闻晨报，2016年11月1日，[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cb/html/2016-11/01/content\\_225271.htm](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cb/html/2016-11/01/content_225271.htm)。

<sup>6</sup> “希拉里谈落败原因：FBI局长重启‘邮件门’调查”，中国日报网（中文版），2016年11月13日，[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6-11/13/content\\_27360532.htm](http://world.chinadaily.com.cn/2016-11/13/content_27360532.htm)。

友，你必须选择自己的阵营，尽管你可以倒戈。而家庭不一样，虽然日常经验告诉我们，有时家庭成员之间也会因为种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发生口角或争执、甚至是大打出手，但我们终究还是一家人，我们仍需维护好我们家庭的完整。特朗普试图用“to come together as one united people”将“家庭”的概念激活，让人们重新意识到虽然大选期间我们相互争吵过、相互攻击过，但我们原本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团结的整体。

I say it is time for us to come together as one united people. (中略)  
I' m reaching out to you for your guidance and your help so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and unify our great country. As I've said from the beginning, ours was not a campaign but rather an incredible and great movement, made up of millions of hard-working men and women who love their country and want a better, brighter future for themselves and for their families.

我们不再是对手，我祈求你们的指引（“your guidance”）和帮助（“your help”），我们需要一起工作（“work together”），我们需要统一起来（“unify our great country”）。这不是一场战争（“not a campaign”），这是一场伟大的运动（“great movement”），因为参与到这场伟大运动中人们都是勤劳工作的男女（“hard-working men and women”），他们都热爱自己的国家（“love their country”），他们所做的一切不存在正义与邪恶之分，他们都是为了能让自己和自己的家庭（“their families”）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从上面这段话中，我们看不到剑拔弩张，也闻不到消炎的味道，相反，我们仿佛能感受到一丝丝的温暖流入心田。我们甚至可以联想到一个头脑理智、毫无大男子主义且充满责任心的丈夫正在对着自己疼爱的妻子说：“好了好了，虽然我们昨天吵了一架，但都已经结束了。我们都还爱着这个家，不是吗？我们都会为这个家努力工作，不是吗？亲爱的，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怎样才能让我们拥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或许很多人从上述话中获得了相似的感受，这就是隐喻的力量，它可以勾起你很多和家庭有关的美好回忆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所以，一定不能小看隐喻在政治话语中的作用，也许这就是特朗普成功的秘诀。

### 3.3 建筑隐喻

除了战争隐喻和家庭隐喻以外，特朗普的获胜演说中还用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隐喻，这就是建筑隐喻。

Working together we will begin the urgent task of rebuilding our nation and renewing the American dream. I' v spent my entire life in business, looking at the untapped potential in projects and in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Rebuild 意为重建。可问题是，为什么要重建？为什么不是维修（repair）？如果将美国比作一幢大厦，很显然，需要重建说明目前这个建筑的状况是糟糕的。百科知识告诉我们，“重建与维修的含义大不相同，危楼才需要重建。小打小闹、小修小补已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只好推翻了重建”。特朗普似乎在向美国民众呼吁，这是一座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的房子，继续住在这样的房子里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已经不能很好地让人遮风避雨，给人以家的感受。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危，我们必须对它重建！在下面这段话中，特朗普又连续使用了三次“rebuild”一词，强调了重建的重要性。

We are going to fix our inner cities and rebuild our highways, bridges, tunnels, airports, schools, hospitals. We' re going to rebuild our infrastructure, which will become, by the way, second to none, and we will put millions of our people to work as we rebuild it.

事实上，这里的“建筑隐喻”迎合了不少人的心理，特别是那些持“反建制”以及“本土主义”的人的心理。因为无论从中等收入成年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来看，还是从失业率来看，当今美国的经济、社会形势都不容乐观，很多人正在寻求和期待制度的变革。这样以来，无论是字面意义上的重建，还是隐喻层面上的重建就自然而然地迎合了这些人的“变革”心理。

接下来，我们要问的是重建的目的是什么？通常情况下，很多美国民众都可以依据百科知识联想到重建的目的就是“使美国这座大厦焕然一新，焕发新的生机”。用特朗普的话就是“重启美国梦”（“renewing the American dream”）。所以，建筑隐喻之后很自然地就过度到了梦想隐喻。

### 3.4 梦想隐喻

按照 Lakoff 的观点，一个词就可能确立或激活一个框架，而在众多人的心中“美国梦”本身就代表了一个框架：它既可以抽象，也可以具体。个人的成功、家庭的幸福是美国梦，“一幢独栋房子、两辆汽车、两个孩子和一条狗”也是美国梦，甚至有人可以联想到《独立宣言》、自由女神像。总之，这个词和理想、信念密不可分，本杰明·富兰克林用过它，马克·吐温用过它，奥巴马在参加 2008 年总统竞选时出版的书名也用到了它——“The Audacity of Hope: 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

在特朗普的获胜演说中，连续出现“dream”一词，起到了一次一次地唤起和激活美国民众心中的“美国梦”的作用。

No dream is too big, no challenge is too great. Nothing we want for our future is beyond our reach.

We must reclaim our country's destiny and dream big and bold and daring. We have to do that. We're going to dream of things for our country, and beautiful things and successful things once again.

梦想不是虚无缥缈的，梦想是触手可及的，无论我们的梦想有多大，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足够地努力，我们都可以触碰到它（“Nothing...beyond our reach”）。梦想是黑暗里指引我们前行的一束光，吸引着无数满怀梦想的人来到这里，因此，我们必须重燃属于我们的美国梦（“reclaim...dream”），重新梦想那些美好与成功（“beautiful things and successful things”）。

在获胜演说中大谈美国梦，很显然特朗普拥有这样的资格，在众多美国民众眼中，特朗普也许就是美国梦最好的实践者。这位政治经验约等于零、一直被看作“局外人”的总统候选人，终于在这一刻向世人完美地诠释了什么是美国梦。

## 4. 政治与隐喻

以上，我们对特朗普这篇演说中所涉及的四个主要隐喻——战争隐喻、家庭隐喻、建筑隐喻和梦想隐喻作了扼要的分析。根据濑户（2002）对隐喻研究视角的划分，上述四种隐喻可以分为两种类型。战争隐喻、家庭隐喻和建筑隐喻属于 S（Source）视角下的



隐喻，因为无论是“战争”还是“家庭”、“建筑”都是一些相对具体的概念，借助这些相对具体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些相对抽象的概念，比如，和政治有关的相关概念；而梦想隐喻属于 T (Target) 视角下的隐喻，因为“梦想”本身较为抽象，需要借助其他相对具体的概念，比如，和空间、物体有关的概念，才能更好地理解。

此外，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这四个隐喻并不是杂乱无章地堆放在一起，而是经过了精心巧妙地安排与设计，隐喻与隐喻之间做到了环环相扣、相辅相成。因为是获胜演说，所以以战争隐喻开篇顺理成章。然而，大选已经结束，输赢已不再是重点，所以需要将对对手放入新的框架中去看。于是，能够给听众带来温暖的“家庭”隐喻跃然而出。一方面，家庭隐喻发挥着将对对手和自己置于同一个框架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还为建筑隐喻的出现做好了铺垫。因为“家庭”这个框架包含了“家”的概念。如果你的“家”年久失修、破烂不堪了，你该怎么办？答案自然是重建。而重建的目的是什么？相信大多数人的答案会是，为了住上焕然一新的房子，也就是实现自己的美国梦。

看到这里，也许不少人会不禁回忆起在第 2 节中乔治城大学的语言学家 Jennifer Sclafani 给出的那句评价——“很多人都觉得特朗普说的话极具吸引力。”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些吸引力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来源于隐喻。隐喻能够让晦涩、抽象的概念刹那间变得鲜明而具体，能够让听众在隐喻激活的框架中进行自由的想象和推论，并以此来抓住听众的心。最后，让我们把讨论的范围再扩大一些，思考一下“战争”、“家庭”、“建筑”在这篇获胜演说以外的政治话语中还能够起到哪些作用。

### (1) “战争”与政治

战争隐喻常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想一想平日里我们是如何和别人进行争辩的：伺机抓住对手的“漏洞”，集中炮火进行攻击，直到对手甘拜下风。当我们观看一场球赛时，战争的思维方式愈加明显：主帅、排兵布阵、投入兵力、左路进攻、右路突破、稳固的后防线、防守反击、打阵地战、替换伤员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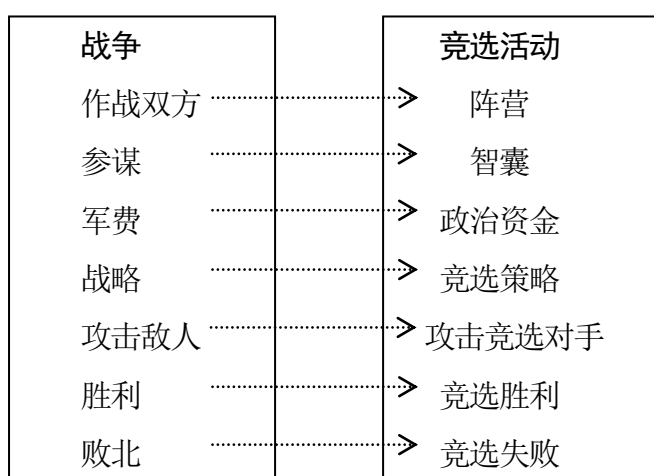
当然，战争隐喻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政治中的竞选活动。以本次总统大选为例，特朗普和希拉里分属共和党和民主党两个阵营。两大阵营的最终目的就是赢得大选。为此，他们需要一批优秀的智囊为自己出谋划策，比如，有媒体认为杰瑞德·库什纳——美国新泽西州地产大亨查理斯·库斯纳的儿子，同时也是特朗普的女婿，是特朗普阵营中一位杰出的军师，而希拉里阵营更是拥有以波德斯塔为首的四位军师坐镇。<sup>7, 8</sup>同时，他们需

---

<sup>7</sup> “这个驸马不简单：是特朗普的军师，也是最年轻的传媒大亨”，凤凰网，2016年11月14日，[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114/15006917\\_0.shtml](http://finance.ifeng.com/a/20161114/15006917_0.shtml)。

要筹措大笔的政治资金用于后勤保障。在这一点上，希拉里阵营显然拔得了头筹，得到了福布斯美国富豪榜上排名冠亚军的两位巨富—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的鼎力支持，相比之下，特朗普阵营缺少大公司的支持，主要经费只能自掏腰包—自己为自己筹款。因此有媒体称特朗普是在“裸选”，但这也让美国民众觉得特朗普不会受“华尔街资金捐助者或其他财团的牵绊”（陈海燕 2016:29）。除此以外，他们还需要不遗余力地掩盖自己昔日的劣迹、甚至各种丑闻，因为这些都会成为对手攻击的对象。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并不是和战争有关的所有要素或知识都可以用来理解竞选活动，因为战争和竞选活动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比如，竞选有规定好的开始和结束的时间，而战争没有；竞选的结果由选举人投票决定，而战争不是等。所以，这种基于战争对竞选活动的理解或者说两个概念之间的投射（mapping）是部分的（见图 1）。



【图 1】 战争与竞选活动之间的投射关系

除了竞选活动，战争隐喻思维也时常出现在政治话语中的其他角落。比如，“冷战”、“结盟”、“盟友”、“假想敌”、“敌对国家”等等。试想一旦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视为“假想敌”或“敌对国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两个国家之间有好的气氛会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紧张和敌视。正常的政治、军事行为也会被视为是无端的恶意挑衅，双方甚至会因此而“擦枪走火”、“短兵相接”。当然，出于各种目的，“假想敌”也会被一些居心叵测的政治家等人人为地制造出来。“因为一旦敌人出现，你必须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打赢这场战争，不惜一切代价”。这就是典型的

<sup>8</sup> “新浪独家探访希拉里竞选总部：揭秘四大军师”，新浪网，2015年4月23日，<http://news.sina.com.cn/w/zg/gjzt/2015-04-23/1759951.html>。

战争隐喻思维。如果你确立了战争隐喻，那么你的思维或行为方式也就受到了战争隐喻的束缚。换言之，你自认为是在利用战争隐喻，但也可能早已在不知不觉中被战争隐喻所利用。

## (2) “家庭”与政治

“家庭”与政治休戚相关。中国自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将治理一个国家和经营一个家庭联系在一起，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由此可见，中国古人早已具备了家庭隐喻思维（或者说家国情怀）。西方人也爱把“国”隐喻为“家”。英语里有“开国之父”（Founding Fath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的说法，还有“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的说法。

然而，Lakoff（2004）最大的功绩在于将“国即家”的隐喻又向前推了一步，用家庭隐喻来分析美国的政党行为。家庭里有不同成员，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如果你是一位父亲，你可以选择作一位严厉的父亲，也可以选择作一位慈祥的父亲。可如果你一旦选择了严父模式，你的一切行为、主张都必须从严父的角度出发，必须符合你作为严父的身份：包括你对待堕胎的立场，你对待税收的立场，你对环境的立场，你所采取的外交政策等等。单独、孤立地看美国保守派在诸多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很可能看不出什么端倪，但无论保守派怎么做，都默默地遵循着以下这种模式：

- 在危险的世界里保护家人
- 在危险的世界里赡养家人
- 教他的孩子们明辨是非

【图2】美国保守派遵循的严父模式（出典Lakoff 2004）

在上述模式里，“家人”可以理解为美国民众，而“家长”（政府）的职责就是“负责赡养和保护好自己的家人，同时教他们明辨是非”。Lakoff认为这种严父模式源于以下这套假设：“世界是一个危险的地方，而且永远如此，因为外面有魔鬼。世界也很难对付，因为竞争激烈。总是会有赢家和输家。错与对都是绝对的。孩子生下来就不好，因为他们只想做自己感觉好的事，而不愿做正确的事。因此，必须要把他们改造好。”比如，在堕胎问题上，美国保守派的态度向来十分鲜明——“坚持生命权利，反对堕胎”。作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参加2008年美国大选的女性政治家萨拉·佩里曾因坚持强烈的保守主义立场，“只允许妇女在生命遭受威胁的情况下堕胎，即便是性暴力导致的

怀孕也不例外”而遭到“主流妇女运动的反对和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媒体的诟病”（张璐 2009）。为什么保守派在堕胎问题上如此固执地持反对意见？依据 Lakoff 的严父模式就很容易理解，因为保守派认为“国民就像孩子一样，他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犯错误，而自己却未必能够意识得到。作为孩子的家长只有严加管教，帮助其改邪归正，他们将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孩子。这是家长的义务和责任”。也就是说，在堕胎问题上，保守派必须采取严父，而非慈父的态度。反对堕胎符合保守派作为严父的身份。

### (3) “建筑”与政治

无论你是否研究历史唯物主义，我们都常说一句话，叫“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础”也好，“建筑”也好，都与建筑隐喻相关。百科知识告诉我们，“一幢大楼不能凭空而起，需要打地基；盖什么样的楼，需要打什么样的地基”。由此引申出，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上层的建筑，经济基础是上层建筑赖以存在的根源。什么样的基础决定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原始社会和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同，上层建筑也自然不同。

然而，正如前文说过的那样，隐喻的投射是部分的、有选择性的。通常一个建筑物除了根基以外，还包含诸多要素。比如，建筑物的结构如何，是木结构的，砖混结构的，还是钢混结构的？建筑物的风格如何，是中式建筑，还是日式建筑，抑或是欧式建筑？室内的格局如何，厨房、卫生间是否独立？这些要素恐怕很难从建筑学领域投射到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中去。但即便如此，隐喻还是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发挥它的作用。因为一旦我们接受了一个隐喻，也就意味着我们认可了一个框架。而一个框架一旦确立，那么和这个框架有关的概念就可能被随时激活。比如，在最近的政治话语中，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个词——“顶层设计”。这是一个新的政治名词，也可以看作是基于建筑隐喻诞生的一个新说法。新华网曾以“‘顶层设计’：政治新名词反映中国未来改革路向”为题撰文，对这个新名词的由来进行过解说：

一个工程学术语——“顶层设计”，正式成为中国新的政治名词。其在工程学中的本义是统筹考虑项目各层次和各要素，追根溯源，统揽全局，在最高层次上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sup>9</sup>

---

<sup>9</sup> “顶层设计”：政治新名词反映中国未来改革路向，新华网，2011年3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lh/2011-03/13/c\\_121181278\\_2.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lh/2011-03/13/c_121181278_2.htm)

可以说“顶层设计”为我们激活以下知识和推论：国家是一个建筑物，而且国家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个建筑物具有复杂的结构。这样的一个结构复杂的建筑物，当它的某个地方，比如，内部的管道、排水、电路出现了问题，需要我们着手维修的时候，如果不进行顶层设计，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同样，国家也是如此，如果不做好顶层设计，相关工作就可能无法顺利地展开，预期的目的也可能无法达到。自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中出现“顶层设计”一词以来，该词被越来越广泛地运用在各种政治话语中，更加突显了隐喻在政治话语中的作用。

## 5. 结语

正如我们在文章开头处所言，隐喻的一个基本定义就是，通过自己相对熟悉的事物（或概念）去理解对自己来说相对陌生的事物（或概念）。正因为对唐纳德·特朗普来说，政治是一个较为陌生的领域，才注定他不得不选择依赖隐喻。因此，与他的竞选对手、政治强人希拉里·克林顿相比，他更愿意借助隐喻，而不是直接高谈阔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从竞选结果来看，一个政治“门外汉”，可以说对政治一窍不通的人在总统大选中战胜了一个在政界摸爬滚打多年、经验老道的职业政治家，这一结果似乎令人不可思议。但这或许就是隐喻的力量，隐喻“一旦抓住了我们的心，之后便无法放手。因为我们绝不会忘记那句话。”

其实，在特朗普身上还有一种隐喻思维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他的商业隐喻思维。因为他是一个不择不扣、名副其实的商人，面对媒体、公众时，他常说的一句口头禅便是“我真的很有钱。”他所具有的这种商业思维，或许会影响他看问题的角度，他的言行或许也会被这种商业思维方式所束缚，包括他扬言要在美墨之间修筑“长城”以及从日韩撤军，他甚至将总统竞选看作是一笔“交易”。<sup>10、11</sup>当然，好的商人永远不会让自己吃亏，而且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特朗普更加清楚如何用更少的成本换取更多的利益。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已接替奥巴马出任第45任美国总统，在今后的政治生涯中他将如何运用自己的商业隐喻思维去处理美国的内政、外交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

<sup>10</sup>“特朗普：美墨边境墙和中国长城相比是‘小儿科’”，环球网，2015年8月6日，<http://msn.huanqiu.com/world/exclusive/2015-08/7207451.html>

<sup>11</sup>“特朗普要撤走美驻军？安倍：日本不担心韩国担心”，东方网，2017年1月5日，<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13news/auto/news/world/20170105/u7ai6359177.html>

[主要参考文献]

- Grady, Joseph (2015) “Metaphor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How Metaphors Can Save the World”, *Journal of the Japanese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Vol. 1, pp. 99–112.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New York: Basic Books.
- 韓涛 (2014) 『中国語の概念メタファーに関する研究: 認知メタファー理論の立場から』名古屋大学博士学位論文。
- 瀬戸賢一 (2002) 「メタファー研究の系譜」『言語』8, 岩波書店, pp. 16–23。
- 陈海燕 (2016) 特朗普: 商业思维的白宫角逐者, 《商业观察》4。
- 张璐 (2009) 希拉里与佩林: 妇女运动、性别政治和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研究》1。